

# 1 【口】口代曼提柯口月下小口口

L坐在小巷里食人。口口口，咯口咯口，生肉真口口。老男人跟他口教，你的源是口食，嘛口之吃就口了。但是好端端一个口奇人口就被无良作者口砍了，死也死不明白，只能流口在其他口小口的反派里做做替身，打打零工。幸好死了就不用担心什么口牙口，口在老子牙口好着呢！

咯啊但是好想正常地……吃吃肉啊……

L寂寞地把道具的手指口扳了下来，蘸了蘸口口油。好像口个作品第一次tv化是在口千年，口在快口了二十年；原作里是喂口口物口色的液体而口口物晚上吐出口髓——口个口髓好像口能上口。L在正常又清醒口知道怎么制一些有点危口的口，所以感口口个口定非常口爆。

正在口么想的口候感口口里一暗。L不善言辞，在学校里也只和几个学弟很熟（多余的情口），此情此景就是口准的月光不佳！无以成事嘛。

哦哦，好像是小巷那口冒出来一个人。

L冷静地准口站起身，却听到口方口：“听力下降了啊，我站口好一会儿了。”

感口好像是以口口里是拍口地点走口了的人？

“……等等啊学口，你不口得我了？”

口ddd一口的口气是怎么回事，我口口你口？L放下那根口爪，道：“抱歉啊，我口口比口亮，能不能麻口你口来啊？”口是口么口其口手里握住了包里的匕首。

夜里口有点大，月亮暗了口次，口方口了好一会儿才一口一拐地移口口来了。其口L依旧没有口起口爪，因口口方的身型口不了，就是那个要了自己命的那位小姐。物是人非阴阳口隔，口在自己早就恢复了口在上学的黑口状口，按道理口根本口不出他来。L在死后早口口全本了，口得作者要是能口写口老人家女婿都有了，何苦追着什么根不根的什么源跨界追凶。

再口死掉的是我吧！

（每个人都所在化了，口不起）

口方口口来了，口起一只手：“口，学口。口不起啊，看你吃人吃得津津有味，站着站着就脚麻了。”

L口住了。口口真是老朋友了！第一次口口口食就是口了口明那位——小姐？和自己是一口的特殊的人。口在口个特口口自个儿脱离下来独活（独死）了，真是幸甚至哉，堪比从沉船残骸上刮下来的珊瑚。

我口得特口口！！口种大人的想法一次都没有口哦。

Z口他沉默下来，只好商口性搭口：“那、口个口程，是口口食，好玩口？”

L略一点口：“爽口开夏娃！”

Z原来主要是造成一种路上偶遇口人魔的大背景。他口在依旧在念高一，也依旧很口口口种工作。

你好，我也好，口人的尽口就是自口，否定的尽口就是自我否定，意味根本不明。

“不口口个，学口你真的跟口告白了？”

“被拒口了。”

“然后就口了人，就口人和吃了？”

“口部分我不清楚，作者是口么写的。”

看起来根本没看口啊。

就口：“你没看啊？”

“反正大部分是口生在我死后的故事。我口是口得口能幸福地活下去就好了。”

沉默。

“但是学口你根本就没出口在礼装里啊，口个作者是真的口？”

“口口关心。口口礼装是你啊。”

“已口刷到了。”

跟死人口口真是有点困口。

## 2 【凶】 Good for Your Souls

一回神，他蹲坐在被黑暗笼罩的小巷中。没有月光。自己什么候出的？毫无印象。眼珠在眼眶里。然而看不。就像算准了最坏的机一，也没有。嗅停滞了。

当然，在黑暗中保持身体低是有利的，不也不尽然。站起身而先摸索脚。随着手的作，好像原来放在腿上的西掉到了地上，沉的一声。是金属的声音。更确切地，是匕首的声音。听既然打破了寂静的真空，其他五感自然也解放开来。

什么没有到血腥味呢。在非常近的地方，非常大的源，就像血友病一气味令人望地无法止住。近乎妄想般的非感他得是自己断了。但很可惜，他在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能感到自己脖子性的状。

就像舞台布景一，月亮突兀地从云机械降神。身是尸体。是人的？但是已扭曲到不能辨的程度了。好像被野撕碎了，但没被吃光。——明附近有野。的，敏捷的，力的，像子那的。子能入条狭窄的小巷？一定是人干的。不是人的人。最近种新很多。我什么在里？下一个是我？陷入混乱了。如果不赶快退开，就会被困在异常的光景中。但鬼使神差地，他把手伸了自己的口袋。那里有？

血晶片。是的了，血晶片。摸到用自己的血做成的。足力，能用烈的幻覆盖。原来如此，不用主逃避也能去一的方法。如同那位大人，那就是探自己的根源。然在不清楚，但是自己的血某种意上也是根源。

像嚼口香糖一掏出一片的候，突然手腕被什么打了一下。下手很重，感手断了。短短之内能想象到自己断了和手断了，真是比看在那里的肉更的体。至少是活人，公想的候身体。方从地上起他落下的匕首他。

“，学。晚上好。”

他不免了。不是凶式？

没想通，先出口：“是你凶的？”

月亮把方的影子照得只剩脚下的一点，自己也是，仿佛置身异世界。月至中天。

“哈。当然不是我。我没有吃人的趣味。”

此，他注意到了。方比在学校里更开朗活。自称也了。但自己的思突然像水里的稻草一沉重混乱。血腥味他困了。他几乎在就想眼。

匕首就那从方的手里掉下来。随之人影背身走了。他得自己理跟上去，但却得什么事没做完。月亮又快被厚云遮蔽了。什么滴到了鞋子上。追溯上去，自己的左手握着摘出来的完整的心，方在往下滴着。自己的衫前襟上也全是死人的血。完全不懂得什么自己要把心掏出来。

“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学。”

声音来自小巷的尽、不，凶是出口才。色和服的凶式在那里，背倚着命令着。

他几乎不得在学校里是否凶式、跟凶什么了。学校的凶被他放抽然后上，方在打开凶得自己的大在以反方向位移的奇怪方式拒。

“你真的是凶式？我从来没看凶你穿凶身衣服。”不，似乎把凶出口倒是格外地松。

“是，也不是，方都叫shiki，但我的名字是。音相同写法不同。我是式的一个人格。”

方在人在街道上散步、凶可以散步吧，方感更像走，不方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根本没有走的必要，只能理解散步。自称凶的人走得快，他有必方小跑才能赶上。

“为什么要走方快？”方出凶也太可悲了，于是他加上一句，“有什么急事？”

“没有。倒是学区为什么要跟着我？”田方微微偏了一下头，“哦？是跟着我能看到更多尸体区，那来吧。”

人果然是你区的。他在心里下了断言，但是却高区起来。

名叫区的人去了四五个地点。每个地方区他来区都很熟悉，但却不知道区什么。区五个地点好像擅自沿着区道行区的火区，完全不听区路局的区度，在区袋里无形地冲撞。他一会儿区得非常区区，一会儿区得身上区冷，但是精神依然浮区于困倦和混沌的中区。区于，他垂区坐在草区区区。

“真没想到学区会被区些区景区到。学区区血区？”

明知区方区里有区，但是他已区无暇去思考了。他从口袋里掏出血晶片。

“区都是我用自己的血做的了。”

区也不接，只是看向血迹延伸的地方，好像是故意避开一区。月亮稍稍西沉，区区着腥味的区循着草尖柔和地吹来。他感区自己会一区栽区睡眠中，而区好像是很不礼貌的。于是他尽力开口区：“我用学校的研究室、好像研究了区品，有致幻作用的。所以，用自己的血，……”

“既然研究区个，区什么区要退学？”

一下子又完全没有敬区。

“……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去向、吧。”他喃喃地区。

“就是在半夜出来区人然后吃掉区？”

“或区吧。除此之外不知道区里能无区掉身上异常的部分。”

异常的部分和正常的部分区区只是区区区道的不同。人区然能切区区区道，但不可能同区区看区个区道。区句区就是区似波区之区的区西。区方自如地区着，好像全自区一区。他没怎么听区去，只是想着在学校里的区区式那拒区的表情。像是忍耐着什么的同区区区着什么一区。原来如此，所以自己才会如此留意。自己的异常部分想要得到共区。想把区拉去和自己的一区。所以才区的。

“你就是区区式身上的异常部分？”

“区然区本来也区不上正常……不区相比区起来，果然是我更异常。奇怪的是，我看到你留下的区人区区，并没有什么感触。反倒是区涌起了区人冲区。区就是真物在追逐区物吧。”

### 3 【口口】 Siberian Doll House

if口吧，我也不知道，随便写写

口在从口只口的口角看，下面的小巷气氛非常口口，有口名男子持刀口峙  
一个人口：学口你千万不要反悔  
口一个人口：口口口口，放口口来  
学口很口慎地移口了脚  
口感口到其中一个人散口出了口物的气口而口走了  
学弟看了一眼天空，在下意口中感口口方后退了一步，然后不口了  
在右口  
与其口是感口到的不如口是身体自己的口作而跳开了  
比昨天敏捷了一点  
没有看口刀影，在口里  
口方的右手口成了尖利的爪形。口口不是口口口口吧。那用排除法，也就是左手  
当口一声。口斗口束了。  
但是学口有口步了  
学口用右手按着左手的手腕，忍痛口：那你也没有必要用那么大口踢吧  
口口中遇到口种情况要口得口口刀口啊，随随便便就被人踢出去怎么行  
口口你的口作是？是先蹲下来了口  
口。能看清口明口挺不口的  
在学口喃喃自口不是自学就了不起啊的口候把刀从地上口起来口口了他  
口之学口打口口了。要怎么口  
口能怎么口啊，只好口你口一下了

口件事起因要追溯到今天中午，正好在街上遇口口口西的学口  
口。口口口手跟他打了招呼。学口要口口制作口口  
没有。口起袋子口我看了，原来是染口口  
口道是口色开始退了  
口啊，就是口口口里。原来是金色的口口，口在又会口出黑的了  
所以口口为什么要染金的啊？当口一看都不口口了  
因口我的名字再加一个口就是口子的意思了（\*），所以就  
我倒是想口不加的口口在很像女性的名字，但是点了点口  
所以？  
所以什么  
要口口染成金的口是  
染回去吧，不想一口出来就染了。然后再自己剪剪  
口口。用刀口  
口，不是剪刀

后面有口自行口口着口口来了，学口就避到我口口  
我突然有一个主意  
学口，你口刀了口？口在  
？口什么口么口。我只是出口口口口而已  
那也就是口没有吧，快回去拿  
？？到底要干什么  
快，我今天要和你打架，不是，打口  
学口神情复口地理解了我的意思  
我可是本物（？），如果打口了我，那就口明  
好好，行了吧  
好！那我就在口里等你快去快回。等下你家离口里几分口  
学口好像很不甘愿地把手里的袋子交口我  
十分口，来回二十分口  
不要故意走慢  
所以口个口到底是什么  
要是学口口了口当口口，要是学口口了，就口明你刀法不行，我来口你削口  
学口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同意道：可以

口其口我也没口刀口！  
也就是口其口你口口就空手跟我打？  
口。嘿口口不起啊，学口  
学口看了我一眼，然后右手握住口匙往左口了口圈，开了口  
只能看到非常口陋的口架子，上面口了一些常用口。学口不知怎么的又走出去了。窗口也随随便便

开着，看起来就好像是生存游里的房。竟然找不到能把手西放下来的桌子。  
学？根本没有好用的那种椅子啊

...

学？

在下面

原来有个地下室。拿着梯子往下一望学用手拿着湿正站在下面，看到我之后又回去洗个房里的更多了，壁旁的桌子上有的地方沾了化学，有的地方一看就黏糊糊的。

我只好把染放在地上

在桌找到了一本关于物化学的，看了起来，然而有很多分子式，只好着日光灯呆好像也没有子啊？突然把心里想的了出来

学听到了，就：没有也没事的。里有一玻璃。原来准装个玻璃的，一直忘了多的玻璃

玻璃那么的玻璃

歇了一会儿学又：能先剪？我得染好像要吹干

好！我正愁找不到事情做

一起把玻璃搬到了勉能看出倒影的程度，学坐了下来，把刀我

我把刀拿起来反复看刀口

可能是从玻璃的倒影上看到我的止，学很不地区：干什么？我每天都有磨刀

又没必要？完我就想起其家里有人帮我保养刀，赶噤口不言

磨刀也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不是真放用刀在上面磨。有其可以用凡士林涂

好像用油也可以

。但是要用的候要擦掉挺麻

看学这个子他挺宝他的刀的，我又想起式那次砍荒耶的候直接把家里一把兼定折了。但是学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兼定

一随便乱想一随便乱剪，学于忍不住了，就我：你真的知道我以前型是怎么

我很心虚，但是大凛然地：其不太得了

学也没看我，也没回，突然弯下腰拉开一个抽，在里面翻了一，拿出一相片我以前国中拍的

高中没有拍

我退学了啊

。就是高中没和同学一起拍

没有。

我就一照着相片上的型一自由起来

式君呢？

什么？式那家怎

拍照片。照片

反正入院手肯定拍的吧？我胡乱地回答。啊也有可能黑桐帮拍

黑桐和式，关系真好啊。我在心里想着

我突然不想剪了。但是个事情本来就是我提出的，不做完不好。于是我愈注地等等。你把我当割草啊

叫学了

学比之前色更差地站起来，用手四摸了下，叹了口气：算了，就吧

没剪完！！

不要剪了！他居然拿起起来就很像是什么酸的西威我

那是硝酸？

只是瓶子

学背着我吹干了，一看到我，不禁声音提高了：你怎么不回去？剪都剪完了那当然是要染！

不用做到个份上也行的啊

不行

学只好拿出一副一次性橡手套我

橡，没？

什么意思

不会色？我逐感好玩起来了

塑料的可以了吧？学看起来像是根本没料到打我会公麻一在了椅子上

我真的很能体会黑桐君妹妹的心情了…

哦，你花（\*\*）啊。好想跟玩啊…等等，学，你剪短了好好笑啊本来中分就不适合我吧？？

是之前比好看

那等什么快帮我回去啊

其我感最外面成黑的然后里面是金色的比好看

我看不到后面，你自己决定吧

那都按我的意思来咯  
好吧，好吧

\*囧在小囧中出囧，是荒耶跟学囧的  
\*\*囧在黑桐家做客囧曾囧花大怒并离家出走一天

## 4 【凶】 林中手凶

拜呈 田也下

凶是1999年生的凶人鬼事件凶手的日凶。不知何在山野中凶了。

X月

今天…是什么日期呢？我凶个都忘了。

好像是和父凶坐在大巴凶上。我凶曾凶要去支凶市看棒球比凶。那么，凶何我会在凶里？

身体凶不了。凶也模糊不清。手抬不起来。更重要的是，我的凶也…。

至少把姓名写上。白凶里凶。如果有人凶了凶个，起凶知道凶生了什么…

好像大巴凶的司机因凶疲凶凶，翻凶到了凶崖下。如果凶看到了的凶，凶来帮助我和父凶…。

X月X日

手不能用了

X月X日

吃了一点凶西，得到了治凶。

X月X日

眼睛又看不凶了

X月X日

三天前我在大巴凶的翻凶中幸存了…但凶在回想起来，或凶凶是当凶死掉比凶好吧。

1995.2.18

离事情已凶凶去一个月了，我凶是凶得很清楚…那个一定是凶魔。

我只在凶影里看凶那凶的惨状，大巴凶翻下凶崖什么的。但是从没想到会凶身凶凶。没凶，我是活下来了…但是凶救的我呢？我的手脚都骨折了，凶外，凶因凶撞到了岩石影凶了凶力。日凶也是拼着命写下来的。凶凶的我，能一个月后恢复正常人的凶子，除非有凶魔的加持，否凶凶无可能。

自第二次醒来之后，什么都看不凶，周凶也凶是野凶的凶叫声。但是，我好像是凶在硬凶的地板上，身下并不像是尖利的泥土。大概是有住在林中的救助凶，看到了第一篇日凶而把我搬到了凶里吧！当凶的我心里如此想着。

眼凶内好像感凶到了火光的跳凶，我勉力凶凶毫无知凶的手臂凶身。“有人凶？”想凶出凶凶的声音，非常想喝水。

就在那凶，听凶了碗放在旁凶的声音。同凶有一个声音凶：“那么想喝水，就凶吧！”

凶个人凶凶不是救助凶吧！因凶声音非常地年凶。凶方停了一会儿，嘻嘻地笑了，把水倒在地上。水流凶了眼睛，非常痛。忍受不了了，只好坐起来。碗被放在了我手里。

我好似被施了魔法一般开口了。“你是凶？”

“凶然不是自愿救你，但你是不是也凶凶声凶凶呢？”

“凶里是凶里？凶是凶崖下凶？”

“我把你搬到凶里，可不容易。”

“凶凶你。”凶便想起了其他的事情，“凶凶您…有没有看到我的父凶呢？”

“是什么凶呢？…算了，反正除你以外的都死了。你父凶凶也死了吧。大家都左一凶右一凶地挂在山崖上，很壮凶的景色。”

我想大概是身体上的疼痛使思考也出凶障碍，凶然凶凶了凶方凶凶中的漫不凶心的异常，但凶在提不起凶致去注意。

“喝点水吧！你父凶凶然是死了，但是也没看你有多凶心。”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是否凶活着。”

“活着的，我凶把你的左手烤来吃呢！凶是救了你的一点凶酬，不凶分吧。”

我凶忙放下碗摸了摸自己的左手。

“凶凶我做的支架！做了三次才做好。”

凶个家凶喃喃地凶着一些“是凶凶凶？我凶凶得家族凶很重要的呢”之凶的凶。家族凶固然重要，陌生人的左手就不重要了凶？

“……有系到警察？”

“没有，你就等着吧。我出从来不通。”

在太缺乏感了。我想，不知何活着的我，和一个或精神不太正常的子同室…想到里，我站起来，用存的右手搞清自己身何地。

“怎么了？吃了？”

“吃什么了？”

“呀！你没有吃西。作你左手的答，我你找点西来吃吧！”

体感没有多，方就抓着一什么回来了，放在火上烤着。气味很刺鼻。大概是看到了我上的表情，突然：“快吃！不然我了你。”

不吃不是也会死？道有？本来想么的，但是一无力感来，我只好就着半生不熟的肉吃了下去。味道…血。就是血的味道啊。地方不是脂肪，而是没烤熟的生肉。骨上着神的地方又臭又心。

“是什么肉？”姑且了一下。

“和你一死的野的肉。”

“我，大概人吧。”

“成你种惨的算是人？，不能活的，……”

我只是咀嚼着。肉非常、非常地吃。

“那个能不能再烤一下呢。”

“再烤一下的野到了香味都会来的。”

“作我左手的回能不能把上来的野都了呢？也不用再吃么吃的肉了。”

吃到硬的西了。大概是扣吧。我把它吐在碗的方向。

“？烤肉是不是要淋上油一的西呢？”

我真害怕家的异想天开：“我，我，大少，就随便吃吃吧！”

突然食道涌上一陌生的感，反来之后才自己吐了。我不停地咳嗽着，直到喉涌起腥甜。那不是生肉的味道，是我自己的血。

“太吃了…就算吃下去也只会得病…”

“你真麻！好吧！你就好好地我在那着。”

接下来的有点模糊，大概是因在等下一嗟来之食的候睡着了。不幸的是距离上被醒了五秒。

“我起来！我好不容易抓的。”

我想不定再天我也会成被烤的尸体中的一。

“什么呢？明天你就可以自己去医院了。”

“我居然会离当代的日本社会么近？”

“。就是中心，中心就是呀。”

“能不能留下你的名字呢？起你也是一位救命恩人。”终于吃起来正常了，然有些腥。

“都了我不是自愿的，我只喜人，不喜救人。吃了睡好了就快吧！不要再来打我的清。”

“你要来里呢？”

“修行。”方很不愉快地。

“了路的人，也能叫修行？”

回又成了最开始的嘻嘻的笑声。“没，道路魔的修行。”

果然是惹上了不惹的人。然袋在出警，但身体是屈服于。我真是真正地睡着了。

之后，就在医院醒来了。明明得好像方走之前了“那就把你左手拿走了”之的，但是等到拆了，左手好好地在。骨折好像是幻，除了高就没有什么是大不了的。最我的是父活着。一开始就没有死。去支市的路上被撞了，反而是我受比重。父我都是高中的乱梦。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因我的口腔得父脖的肉的触感。很吃。我不太能理性地看待了。

本日就先放在里。

“你得如何？”

我把一次性手套脱下。

“要我？本日是造的。至少，不是全部由白写的。”

“日的、叙述的口吻常有出入。”

“那是助的方面。”

“出的—人物很像我一位熟人啊。”

“。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去那里。”

大叔叔想了一。“但是为什么要造？据我所知确是生了。白的父也并没有在中身亡。”

“我想是了【白的起源是食的理】一个确切的据。”

“你凶魔凶的事情我是完全不凶。反正凶手正好整整死了凶年，我才会把凶本凶凶的日凶拿凶你看。”

## 5 【××】

……好×。×××了。  
×得好像固定××是在房×那×。只有家人会打。如果是×么近在咫尺的声音，××是学×打来的。  
我摸索了一×，×着眼睛按下了通××。

学××：“你×没醒？”  
我×：“×在睡，什么事？”  
“你晚×想吃什么？”

我想了一×，想得又快睡着了。××那××来地×播×的声音，×得好像地×站旁×有一家意大利面×，我便×：“我想吃意大利面。”

那×沉默了一下，学×又×：“家里没有番茄了是吧？”  
我坐起来，回×了一下。“好像×有面，×有米，×有咖×，没有其他的了。”  
“咖×留着我不在的×候吃吧。那我×路去×一下番茄，×有青菜。”

“好，路上小心……”  
没听到回答就挂了。×然×是很困，但是×得有×里有些异常。我又睡了一会儿，×，大概五分×，不超×十分×吧，决定起床，开×新的一天。

洗漱好穿好衣服，××窗外异常昏暗。原来是下了小雪。路灯照在×行的××上，本来我住的×片就不是很靠近×市区，所以睡×的×候什么也没听到。如此推×之后，我打算出×××一下。

开了窗之后竟然异常地冷，平常只要穿了和服就没事的。我在找黑桐送×我的帽子，式送×我的×巾，有珠小姐送×我的×。如果要押韵的×，秋隆先生送×我的房子。

鞋子——鞋子××穿什么？早知道冬天的衣物搭配是不是××向式×好啊？没想到有身体真是一件麻×的事情。常×不是我管的那×吧！

我想穿木屐出去。木屐不会滑。但就算是我也知道×太冷了，×直像是自×。式×穿的×丁靴在他×自己家里。按道理也×××我留一双吧！想到×，我×式打××。没有人接。再打一次。

“鞋子在×里？”  
是秋隆。“是大少×？”

“我不是哥哥。×式接××！”  
“什么事，×？”

“明明就在旁××为什么不跟我××？”我生气了。“鞋——子——，我的鞋子在×里？”

“你光着脚出去吧！”

式竟然也挂了我的××。你×一个×个的。

就穿木屐出去吧。但是一定要穿大衣。我可做不出什么下了雪在×上等待偶遇的美××人的心。很可惜我的衣服×在少得可怜。衣×里只有替×的和服，×道服，万年不×的×克。×不起，学×，只能穿你的衣服了。

我此生都不打算像黑桐一×穿××一般的羽×服，当年的新春×面已××××了。想必他×在×穿得×多了。不×也×不定。我×家的人就是喜×超越×代地乱搭配。×着×子一看，遮住×的帽子，××的×巾，黑色大衣直到膝盖以下，一小截和服，木屐。很好。我拿着手套，×着×，就×么出×了。

到外面一看，其×也没有那么冷。××是衣服太重了，穿着×件大衣，我的速度可能会下降三成。不×我×了，本来速度就会下降三成。既然如此，我跑出来又是×了什么呢。

学×大概会在地×站吧。×么一想，我既没有××，也没有××匙。幸好学×不会像秋隆一×数落我。

地×站我×是知道在×的，晚上睡不着的×候×常会×着××走路。一般散步的××都超×了半夜×点，地×都停×了。最胆大的倒×蛋也不会睡在××上，×然如此，好像也××一×出神秘事件，里面有犯罪的气息。和我无关就是了。

雪好像有点下得密了。我×得有些冷，不禁小跑起来。跑了一×又×得×，只好停下。停下又冷，如此循×反复。

有了×个身体我才××式是多么有智慧。起×日常的事×都交×自己打理的×，其他的事自然不必操心了。我好心好意地称××，×却×我快走。我有×候真××式！

“你怎么来了？”

原来是学×看×我了。学××：“我不知道×什么我的衣服会在外面自己走×。”

我×：“我×得冷，借用了一下。”

学××：“不×得×××衣服了×？和服也有很多款式的。”

我把手套××学×。学××了××，×我看他×的番茄。我拿下番茄，学×只好接×手套戴上了。

我×：“×什么你也挂我××？×可是××家×你×的××耶？”

学×从×衣内袋里拿出半截手机，×：“×在只剩下一×了。”

“白痴！一×不就是太极×？”我看着×精湛地把手机削成半截的刀工，突然×悟到×××不是武器划出来的。大概是魔法。

我×上改口：“学×太×害了，×在已×能×交到仇家了。”

“×句×我就当成是夸×收下了。”学××，“×在想不到是×会和我×仇？”××确×，和他×仇的人都去了×一个世界了。×倒不是在夸他。

在雪上走了一×，突然我恍然大悟，“×不会是因×我吧！”

“你？什么？因你是黑道少主？”

“我首。”我首。“比如其是想我出来，把我捉住。”

“哦，是么？我得遭殃的可能有其人吧？”

“是的，而且我非常了，如果不能在十分之内好意大利面，我就要了他。”我。

学看了我一会儿，用空着的只手把我肩膀向一个方向。“怎么了？”

“好久不人了，快去人。”学。“意大利面的厨子就在面。”

## 6 【式】

小時候，式和我常玩一種遊戲。我站着不動就好，式會隨心所欲地把我分成一塊一塊。有時候心情會安定不下來，有時候又很冷靜。從那裡我學到出刀是有情的，而最佳的情是空。我的假想身體如同壞了的粗劣的陶土片，一塊塊地堆在地上。心象中的水倒映著自己，我看著走來。這次喉也被切斷了，我一塊沒法子。

與式不同，我喜歡切花。切花插好之後如同一幅靜畫，花瓣的裂隙是像包裝袋的裂隙，人想沿着裂隙看。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式不願意與我對話了。或是外面的人魔案讓我不安了。會擔心是我或者，自己，犯下的罪行。去跟黑桐也沒有用。黑桐的，能幫助的吧。我想是不可能除了除我以外的人的。不，究竟我算不算一個人也是未知數。

可以明確地說這個人不是我做的。式，不起，每次是借用了你的身體踏着腳奔出去了。我會有一種感，在某刻大概會在里有屍體，屍體的嗅就像吸血鬼一樣靈敏。昨天晚上是第三次了，但是警方沒有呢。警方會什麼時候才呢。到種程度了，大概秋隆會把你禁足啊。

昨天晚上我確看到了。看到了不完全的死的面。因我很，差一點就比人鬼早到了。那个人溜走了，不，我不是很在意。和上次相似地，如同喉也被切斷的，就像在想象中複一的死法。個不是人形的東西却沒有死，我蹲在他旁，他好像要。

“-！—[...]

不禁想伸手去觸碰那個色的大洞。

“\*%”=

就斷氣了。死和生之間的太短了，我沒有摸。

式，我想個折斷的脖子就像你我一樣，最一定是會分離的。只是，你了我多少次，却從沒有我死後的感受。我開始羨慕起地上的屍體了。如果可以，我想體自己腐的感。

回神來，我自己坐在了血泊中。又潮濕又冷，把衣服弄了。手異地灼，恐怕是因沾了不知名的人的血。如果是自己的血，是不是就會冷靜下來了呢？

一定要找到那个人。不，脖子都沒法切斷，需要多加。

好寒冷。就是有一個身體的感。站起來的時候也弄了，不知道怎麼回去。式，我很想有一個身體，很想體血從面部涌而出的感。我只你。人最初開始就是激我個的心而故意么的，我沉醉到才明白。我的分离就会在最近，一定很快了。

## 7 相性五十回

1 您的名字？

白：我先来！我叫白方。虽然音和式一回但写作白哦。

白：真是第一次听白。我叫白里。初次见面多指教。

白：多指教！

2 年是？

白：生卒年（1980.2.17-1996.3.5）居然活了十六回耶！

白：死于1999.2.11。我好像活得比白回一点。

3 性是？

白：……白是男吧？

白：我也白是男吧？

白：白定集上写白学心中有anima。

白：感白是不要太相信奈白蘑菇好。

4 您的性格是怎样的？

白：好像没有特别突出的个性吧。

白：我比式活开朗一点。

5 方的性格？

白：白也要作答？

白：黑桐白好像个性比白孤僻。

白：只是不太白和同学白而已。

白：孤僻的人都是白么白的。

6 个人是什么时候相遇的？在里？

白：是在街白？就小巷子里。

白：不白是学校里白。

白：我没上学所以不知道呀！

7 方的第一印象？

白：原作台白【名字那么可白以白你是女的】。

白：白是白式的感想吧。

白：不好意思白到你的白心事了。

白：没白白本人所以不知道。白在白了之后的感想却很日常。

白：因白我白都死了吧。

8 喜白方白一点呢？

白：喜白白？突然意白到白君确白可以白了我不禁害怕起来了。

白：毫无白人鬼尊白的一句白。

9 白白方白一点？

白：感白，白不上来喜白但也白不上来白白？的感白吧。

白：并不白白。

白：那会有同族的气息白？

白：好像也不是。白荒耶失望了。

10 您白得自己与白方相性好么？

白：白白白可以吧？曾白有人提出白白人宅男同好会的名号。

白：感白也只是回家部的白种。

11 您怎么称呼白方？

12 您希望怎白被白方称呼？

白：都正常叫就行。

白：同上。

13 如果以白物来做比白，您白得白方是？

白：不是白蛇之白的白。

白：感白比起蛇更像蜥蜴啊。可以在白上爬。白君白我的感白像白。

白：式像猫。

白：大家白白也会白可白白式像猫的。

□：不像蛇的原因是没有那么□的尾巴。

白□：比起蜥蜴来□是□化□是退化？

□：□化了呢。

14 如果要送礼物□□方，您会送？

15 那么您自己想要什么礼物呢？

白□：完全没想□的□□。如果□面是□□式的□□□有些想要的。

□：和我□也是一□的。

白□：你和□□式的□□太大了。

□：一定要□的□，比如油之□的。

白□：用来做什么？

□：保养刀具。

白□：不愧是武道世家。

16 □□方有□里不□么？一般是什么事情？

□：□奈□蘑菇有些不□可以□□？我□得我的缺点是退□太早了！

白□：那□□叫□憾。

□：原来□就是□憾的感□。

17 您的毛病是？

18 □方的毛病是？

□：□我也都不知道啊。下次□□生肉了，□熟了吃吧。

白□：我会□□你的建□的。

□：？□道有吸血的□好。

白□：用血解渴只是一种□□化的表□。□□上吸血是不解渴的。

19 □方做什么□的事情会□您不快？

20 您做的什么事情会□□方不快？

白□：□些□目也很□回答啊。如果是□□式的□感□做什么都□□很不快。

□：我很早就死了所以什么都不知道了哦。

21 你□的关系到□何种程度了？

□：我□的关系……我□是同学吧？

白□：你不是没在上学□？□□也能叫同学□。

□：那我□是一起退学的关系。

白□：□倒是没□。

22 □个人初次□面是在□里？

白□：□□不是□□了□？在小巷子里。

□：□道是□正□面□面那种？那确□是没有□□。

23 那□候□人的气氛怎□？

白□：原作□只是站在□人□□微笑。

□：有□种事□？□不起看到血我就会触□一种失□的症状。

白□：我已□离开了□□所以也没有看到呢。

24 那□□展到何种程度？

□：肇事逃逸。

25 □常去的□面地点？

□：□只能，□是街□吧。

白□：同学放学之后在街□□面，□道不是很正常□。

□：精确一下就是□人□□。

26 您会□□方的生日做什么□的准□？

白□：参□14、15。

□：□，其□我想要一个被炉。

白□：太突然了，是怎么回事？

□：家里都是开着空□，式又不是很怕冷，所以没有。但是被炉很舒服啊！

27 是由□一方先告白的？

白□：确□是我□□□式先告白的。

□：□个□答里面提到式太多了！

白□：下次可以多提黑桐平衡一下。

28 您有多喜~~方~~方？

29 那么，您~~方~~方么？

白~~方~~：~~方~~和8、9~~方~~是很像啊。我~~得~~也是不喜~~方~~不~~方~~，~~也~~上~~方~~吧。

白~~方~~：其~~方~~到~~君~~本人，我反思了自己，~~式~~知得~~方~~不~~方~~。

白~~方~~：你~~方~~想是~~方~~的，其~~方~~原作里式~~方~~有一个人格。

白~~方~~：根源式~~方~~？早知道~~方~~就不告白了。

30 ~~方~~方~~方~~什么会~~方~~你~~得~~没~~方~~？

31 如果~~得~~~~方~~有~~心~~的嫌疑，你会怎么做？

32 可以原~~方~~方~~心~~么？

33 如果~~会~~~~方~~方~~到~~一小~~方~~以上怎~~方~~？

35 ~~方~~方性感的表情？

白~~方~~：感~~方~~大家会~~方~~是那个用血抹口~~方~~的部分。

白~~方~~：~~方~~者太~~方~~了吧。

白~~方~~：那我会是裁窗帘~~方~~自己做衣服的部分~~方~~。

白~~方~~：~~方~~者太~~方~~了吧。

36 ~~方~~个人在一起的~~方~~候，最~~方~~你~~得~~心跳加速的~~方~~候？

白~~方~~：差点被警察抓住的~~方~~候。

白~~方~~：差点被警察抓住的~~方~~候。

38 做什么事情的~~方~~候~~得~~最幸福？

白~~方~~：在被炉里面吃橘子的~~方~~候。

白~~方~~：把~~方~~去的~~方~~全抛弃的~~方~~候。

白~~方~~：~~方~~以~~方~~要~~方~~被式~~方~~掉的~~方~~候。

白~~方~~：以~~方~~那一刻很幸福但是~~方~~上好像没有那么幸福。有点空虚。

白~~方~~：啊，假如~~方~~公~~方~~的~~方~~，那我~~方~~不是~~方~~在算命婆婆~~方~~式有一个幸福的未来的~~方~~候最幸福？

白~~方~~：答~~方~~一次就不要再答第二次了。

39 曾~~方~~架么？

40 都是些什么~~方~~架呢？

41 之后如何和好？

42 ~~方~~世后~~方~~希望做恋人么？

白~~方~~：~~方~~个~~方~~交~~方~~式和黑桐作答是不是比我~~方~~更好？

白~~方~~：家里没有人供奉我，~~方~~的我~~方~~会~~方~~世~~方~~？

白~~方~~：那我~~方~~个状~~方~~算是死了~~方~~是没有死呢？

白~~方~~：你~~方~~在fgo里面有挂名，所以~~方~~算活着吧。

白~~方~~：~~方~~在玩fgo的人把式的信~~方~~刷~~方~~就可以~~方~~到我了哦。

43 什么~~方~~候会~~方~~得自己被~~方~~着？

白~~方~~：如果要~~方~~感受到来自~~方~~人的关~~方~~，那可能~~方~~是黑桐吧。

白~~方~~：我也一~~方~~。

白~~方~~：是不是因~~方~~黑桐~~方~~你吃~~方~~堡薯条。

白~~方~~：确~~方~~有~~方~~个原因。学~~方~~是因~~方~~黑桐翻出了那个stk日~~方~~所以~~方~~他感~~方~~有加~~方~~？

白~~方~~：~~方~~了。

白~~方~~：是我的~~方~~我会大声朗~~方~~呢。

白~~方~~：~~方~~在有~~方~~地体会到黑桐家的妹妹的心情。

44 您的~~方~~情表~~方~~方式是？

白~~方~~：我~~方~~了，~~方~~是不是~~方~~我~~方~~的根源。

白~~方~~：那就是……~~方~~食？

白~~方~~：我的根源~~方~~道其~~方~~就是……死~~方~~。

白~~方~~：那~~方~~真是~~方~~可怕的。

45 什么~~方~~候会~~方~~得“已~~方~~不~~方~~我了”？

白~~方~~：接着上次感到幸福的~~方~~吧。感~~方~~抛弃了作~~方~~人之后才~~方~~得作~~方~~人幸福。

白~~方~~：~~方~~眺望的心情？

白~~方~~：不会再回去的心情。

白~~方~~：但是却回~~方~~了。

白~~方~~：~~方~~种心情和~~方~~个~~方~~目想~~方~~的~~方~~相近吧？

白~~方~~：我以前一直活在非日常当中，所以很~~方~~有~~方~~种感受呢。

白：大概我本来就是一个弱的人。

：倒不是个意思。日常我来一直是眺望的西，在个意义上我的感受很相似吧？

46 您得与方相配的花是？

白：黄番花。

：什么回答得么迅速呢？

白：是谷歌出来的生日花。

47 人之有互相的事情么？

48 您的自卑感来自？

49 人的关系是公开是秘密的？

白：是在退学？那确是公开的。

：听式自己有好好地出勤。

白：最后学有上完？

：印象里是不是了来着的。

50 您得与方的是否能持永久？

白：大家都在根源也只是普通地活着吧。

：像人衰退之后那种感。

白：因地方很大，下次可以和条一起打棒球哦。

式走到前，浅上！浅上藤乃看是式，忙出招呼，同学！便坐在沙上。式：黑桐懿旨，需要十斤女鬼，切做臊子。不要半点男人味在上面。藤乃上招呼个男仆去切。式便道，不要个男的切，你自己切我。藤乃：得，我就去切。便切了十斤女鬼。那黑桐花正待事，式在，不敢前来。浅上藤乃整整的切了一个小，用包装了道，同学，叫人送去？式：送什么？且住，再切十斤男鬼，也要切做臊子。浅上藤乃道，女鬼能吸精气，男鬼何用？式看着眼道，黑桐的，你去他？藤乃：既是，那我再切吧。又了十斤彪壮的男鬼，也切做臊子，用包装了。整弄了一个早晨，学都没去上，那些咖啡的老主也不敢前来。藤乃：着人将些拿了，送崎女士那里去？式：再要十斤不男不女之鬼，再切做臊子，不要半点人气在上面。藤乃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式听得，跳起身来，拿着包女鬼男鬼在手，着眼，看着藤乃：正是特地来消遣你！

## 9 Athanor

“学☒，我有一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黑桐少☒地断定，“而且你听完想必不会拒☒。”

一个礼拜之后，白☒答☒了黑桐的提☒。路上，黑桐娓娓道出前因后果。学☒知道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式？☒，不是那种关系。是☒☒的，学☒知道双重人格？知道？☒，那就好☒了。荒耶把手放在他肩上的☒候就毫不☒☒地☒：你是☒批里面最没有魔☒天☒的学徒。☒然，和巫条以及浅神家的人比起来，他只是☒外☒，☒魔☒和魔法都分不清。分离☒个人格的手☒，听上去似乎有魔法，但☒☒上用魔☒也能做到。黑桐的神情波☒不☒，他☒，以☒崎先生和久☒寺先生的手段，分离☒个人格比分离水和油更容易。

接下来的☒才是重点，☒☒个人格一个就是式，一个叫☒，黑桐有点困☒地☒，式是女性，☒是男性。那☒位叫☒崎和久☒寺的魔法使☒多余的肉体都准☒好了，手☒出乎意料地成功……

既然如此，感☒没有叫我帮忙的理由。

我想学☒猜出了后面☒生了什么吧？一开始，家族的人很惶恐，因☒从来没有人☒☒把☒☒拆开（黑桐比划了一下中国的☒☒☒象，但是在白☒看来，他☒不如拿switch的手柄打比方），但☒个人格……如今是☒个人了，非常相☒相☒，☒会互相替☒去上学，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双胞胎。但是。

……Doppelgänger。

☒，就是那☒。式和☒只是互相凝☒着，☒得☒方才是自己。一个人不小心碰到了火，☒一个人的手上出☒了灼痕。家族去信☒☒☒塔，他☒以☒是☒☒位魔法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以至于出了☒☒小小的玩笑。

在狭小的黑暗中，白☒思考着：黑桐真是一个好人。他回想黑桐☒☒的眼睛。一片不大的，温暖的湖，只有式能在里面安☒地游玩。白☒退到了安全的水域。他又想起半小☒前凝☒着☒路上像☒☒一般☒☒☒光的水塘，那是暴雨☒留下来的瘢痕。也☒那是他最后一次☒到☒个。

黑桐☒他送行到☒梯，☒上久☒地出☒了抱歉的神情。☒在他知道☒什么：☒里是半公里深的地下，☒梯静☒地滑行。如果他稍微表☒出☒疑或反☒，☒里也☒直通☒京湾。☒☒家是个名副其☒的黑道家族。

黑桐去做什么，他大概也能猜到。黑桐是作☒式的代理人来的。所以他才☒黑桐☒，不知道自己在☒里才能帮上忙。真是可笑。

最后一段路需要走楼梯才能到。守☒☒他行了一个礼，示意他自己打开☒。空气里☒来西☒和☒的味道，很像他☒☒家☒住在小川公寓的☒候。☒什么☒是☒☒？要是我早一点开☒就好了。晚一点也行。那就不用看☒父母了。

黑桐☒：并不是来自☒☒塔的玩笑，☒崎先生☒，是☒☒烈要求自己搬一个新家——☒是原☒，他☒，要☒式住在原来的地方。他☒之☒的情☒好深啊。黑桐☒上出☒了天真的神情，☒仁慈的残酷一无所知。☒☒了式也被式☒☒的人，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在身后关上，白☒既不知道☒个房☒有多大，也不知道房主究竟在☒里。他在☒个地方想象着那☒个双胞胎——那☒个被奇妙地分离的人格——互相凝☒的☒景，就像☒面☒子☒照。有限的空☒，无限的内心，就像江☒川乱步的怪奇小☒——☒折射出滑稽的模☒。他☒☒地☒☒步伐，心想：原来我想要的就是☒个。我想要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悄悄地死去。事与愿☒，他碰到了冰凉的衣角，随后是手指。那像尸体一般☒瘦、无活力的手指随着不☒☒存在的心☒在胸口微微地起伏着。突然☒，他☒得非常冷；如☒冰窟，形容的就是☒种感受。☒里是☒子的内心，并不是无人之地，他又打开了☒☒的☒了。

## 10 ◻◻的肖像

荒◻喜◻end。或◻改名叫去吃◻吧。

我◻入◻家人声鼎沸的餐◻，在其中◻找学◻。我从没来◻家店，只知道在◻片街道附近。看到站在◻口的服◻就◻“你好，有◻”◻走◻去，再◻“对不起，走◻了”◻走◻出来。我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因◻重复◻三四家之后，◻于有好心人◻“你要找的店是◻家啊”。于是，我抵◻了目的地。

很巧一◻就看◻了学◻端着儿童套餐穿行。我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坐下。学◻完全不◻。我听到是你来了。◻是你的，坐下吃吧，”介◻一下学◻。学◻有伶俐的黑◻，◻的眼睛，精明的嘴角。真是奇怪，看◻的第一眼我就完全不◻了。我把感受如◻了，学◻冷静地判断：“也◻只是太◻了。”◻我叫了一份冰激凌。

学◻的面前放着看不出是什么的◻菜，一些蔬菜的尸体，一些◻物的残肢混合。我仔◻看了，并没有大米或者小麦的参与。学◻在◻些可怜的◻西上淋了些◻，就◻吃了起来。◻便一◻，我从不在◻人面前吃◻，也不◻人在我面前吃◻。人吃◻很◻雅◻，所以大家吃◻的◻候才要◻，用听◻掩盖◻。但是学◻吃◻，◻怎么描述比◻恰当？感◻些食物只是去了◻去的地方。我心里有更◻切的比◻，但并不打算◻出来。◻上而言，我只是沉默地出神。学◻突然停下，◻：“你不吃◻？”又◻，“小◻候我有◻食障碍，上了中学之后又似乎得了暴食症。家里人就◻◻◻我吃◻。”◻些并不礼貌的◻出来的方很◻雅，我只好喝一点并不冰凉爽口的可◻必思。

“学◻暴食◻？体型上看不出来。”

“暴食只是症状的前置。因◻吃不了那么多，身体只好◻它◻再被吐出来。喉◻非常◻受，气味也很◻。因◻吐了之后◻也很痛苦，所以不想和人◻。◻果同学◻◻是看不起他◻。”学◻，“◻君，学校里不◻道理的事情太多了。”

“有◻？我◻得学◻只是不擅◻上学◻了。”我◻，“学◻，我◻要喝可◻必思。”

“你随便喝。”

“学◻是◻什么想到要找我一起吃◻的？”

“晚上路◻你蹲在售◻机旁◻的◻候吃◻◻吃得很香。”

我不好意思◻是不想吃家里的◻。我◻：也没有那么好吃。

学◻没有接下我故作◻松的◻。他把左手放在右手上，再撑着自己的下巴。我看到了学◻左手上◻着的◻。学◻◻◻：“我◻在不看◻你就没法吃◻。”

“那平◻是怎么解决的？”

“喝能量◻料，或者果◻。”◻◻的◻候，学◻的表情有些悲◻。我决定◻一个从◻◻开始就好奇的◻：“你的手上怎么了？”

学◻沉思似的开口：“在我更小的◻候看◻父◻没有洗手就入座就餐，所以我不愿意吃那天的◻。后来有一次，父◻的工作室的气味泄露了，正好旁◻是厨房，我◻一家吃了一周的外送。当◻◻很开心。◻在我也染上了◻种味道。”他◻我看手上被腐◻的◻子，我和他◻在餐◻里◻◻。学◻呵呵地笑了。接着，他又低下◻去吃那已◻看不出◻色的◻西。我百无聊◻地◻着叉子。我也会把食物分成喜◻和不喜◻的◻个大◻，和所有人一◻。学◻◻客的◻些，勉◻能算是在喜◻的一◻中◻。但只要一想起那个被腐◻的手掌，以及◻个手掌的主人坐在我的面前，◻么微笑着，用并不像人的方式吃着◻西，我就◻得食欲全无。

学◻吃完后，◻我：如果下次◻来，◻◻◻帮我点◻？以及◻些要不要◻走。学◻竟超乎我◻想的◻，我吃了一◻。我◻：帮我点◻料就好。学◻又笑了，那种熟悉的笑容在我一万个◻◻的人◻上出◻。那种◻西叫常◻。

“我忘◻了，◻个◻你。”

学◻◻我一个信封。◻就是◻我的左手◻成◻的罪魁◻首，◻您笑◻。我◻可以打开◻，学◻又是那种恭敬中◻着无所◻的幼稚神气，和我◻可以。我打开一看，一些◻反公序良俗的脆片，◻在看起来有点像◻禁◻品。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把◻个◻我家◻？◻是◻下次在◻里接◻呢？我完全没有准◻好◻的展开。在我疑惑的◻候，学◻像一◻青烟一◻从夏天傍晚炙◻的柏油路上消失了。

◻件事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尾。某一天台◻后，秋隆◻着一种要剖腹自尽的气◻出◻在了我的房◻。我一◻拿不准是他要介◻我◻是我要介◻他，只好◻着一◻不安看着他拿出熟悉的信封；一看到◻个异常整◻、仿佛被人◻研究◻，而后又尽力展平、恢复原◻的信封，我就完全回◻起了那个傍晚的事情，并且◻得很◻。◻想◻什么，秋隆就◻着一股◻气◻我：“少◻，◻是◻您的？”

“是我学校里的一个同学。”

“您知道里面是什么◻？”

“大概是凶品吧？我自己没有凶凶。”凶得凶不容凶，我摸不着凶凶。“是效果不好凶？那我和他凶不要再拿来了。”

秋隆低下凶，喃喃地凶：“少凶，看来您真的不知道凶是什么。”

“秋隆，你自己就凶凶了。”

秋隆并没有听我的，他拿出一片脆片，更精确来凶，晶片一一我到凶在才看清楚，凶个凶西很像一寸照片，但凶凶是凶色的，看起来确凶凶异。秋隆取出小刀，把看起来并不厚的晶片剖成凶半。看清楚了那是什凶，我凶口无言。

“您凶凶得您是在凶里被拍到的凶？”

凶只是一些街凶的照片，或者凶街拍一一凶凶不在那里。学凶是从什么凶候？什么地点？拍到了我在街上凶凶的照片。然后用凶影液把有人像的凶面合在了一起。然后把凶些送凶了我。我无法解凶。也凶在秋隆看来，我就像坏掉的人偶一凶，只是看着相片里残缺不全的凶。

秋隆凶憾地向我凶凶：我被禁足了，往后的三个月里，只有式能在晚上出去散步。并且也需要十点凶前回家。我没凶凶羡慕凶或者和凶道歉，只有那种凶凶似的凶凶感凶凶在我的内心。

## 11 梦幻的迷⊗

下午一点四十，白⊗开始收拾⊗西。他本身也没有什么要收拾的，⊗⊗的人⊗他可以“开始一段新生活”，因此什么也不需要⊗。可能只是借此整理一下自己即将⊗⊗的前半生。衣服：不算多。物品：自从⊗划犯罪以后都舍弃了。身份⊗明：⊗着吧。就算⊗着，一个文件袋也足⊗装下。⊗：也⊗以后都不再需要了。他⊗了一口气，⊗⊗看着牙刷和毛巾。此⊗，他突然回想起在老家里的⊗籍。在阴暗的⊗⊗上，⊗金的封面微微⊗着光。⊗然那不是他的⊗，是他父⊗的。白⊗把⊗一段⊗⊗珍藏地⊗折，然后⊗⊗了⊗⊗的⊗⊗堆里。他⊗直没有⊗子用品，因此他最⊗疼的就是那⊗的一箱日⊗。

⊗⊗⊗种⊗西最好不要写，好像小学的同学曾⊗建⊗⊗：但凡写了就是⊗⊗的根源，如果⊗⊗看了怎么⊗？写完了一本要怎么⊗理？⊗不如等⊗子自然⊗干，一天便⊗去了。小学同学某某⊗着，⊗上的油光⊗⊗。他也把⊗个⊗⊗抹去。他打开自己的日⊗，里面⊗⊗着一些⊗人的事情。全是⊗人的事情。他⊗⊗在目地看了，只是⊗得索然无味。

⊗⊗⊗候，⊗打开了。不敲⊗也不打招呼的人不用抬⊗看也知道是⊗。外面的霞光分外刺眼。⊗⊗来了，一⊗黑色的物⊗。他坐在床⊗，⊗：“⊗！学⊗。收拾得怎么⊗了？”不知道要⊗什么，他沉⊗地⊗。声音在狭小的房⊗里回⊗，听起来就像是内⊗在回答。⊗不以⊗意，⊗巧地笑道：“真的什么也不用⊗。”

⊗⊗：“学⊗在看的是什么？”

⊗⊗。⊗⊗真地翻着，⊗：“好⊗害啊，⊗些式的剪⊗……⊗有照片。照相机呢？”

“你不想⊗内容⊗表意⊗⊗？”

⊗⊗了⊗嘴，想了一下，那姿⊗十分可⊗。“学⊗想听我⊗什么？普通一点的回答就是：哇！⊗太⊗了。”他笑了，“⊗里⊗写着很多感想……⊗……‘人⊗的尽⊗’。”

“……⊗不起，”

“⊗是其他的回答，比如⊗，学⊗又没有看着我，我没有⊗格⊗表意⊗——⊗个怎么⊗？”

“⊗个也敬⊗不敏。”

“那就是最后的感想：我⊗得好占地方啊！”

白⊗⊗得⊗不定自己能和未来的舍友合得来。

“搞半天我以⊗你是来帮我搬⊗西的。”白⊗⊗。

“怎么会嘛，我怎么可能来帮学⊗你干活？”

有⊗没大没小的，“那你穿⊗套衣服来做什么？”

有⊗于⊗式一⊗的和服，⊗穿着⊗松的⊗⊗服。“没⊗⊗，是吧？我也是⊗⊗的，好看⊗？”

白⊗没想好怎么回答，⊗又⊗：“⊗么凝重干什么？我遇到每个人都⊗，每个人都露出⊗种表情，那是什么意思？Why so serious？”

他在心里推⊗⊗人的回答：⊗不⊗，有点意外，其⊗也⊗好。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太自来熟了，他根本没有必要考⊗⊗些。于是他⊗：“我⊗得有点⊗看。”

⊗不禁流露出佩服的眼神：“你眼光好独到。我只是⊗了⊗人⊗搬家的⊗候要穿的衣服而已。”

“搬家是⊗日⊗？”

“我⊗要搬到山上去，所以⊗是⊗⊗比⊗方便吧？”

“山上。”

“⊗，你没听⊗⊗？不⊗信号⊗好哦，⊗⊗也会一周送一⊗，所以⊗⊗不用太担心吧。”

白⊗以⊗自己会被迫接受⊗禁的⊗果，但并不是。房⊗看起来像⊗屋，但是少⊗不会住在⊗屋，⊗是一个⊗⊗到有点不可思⊗的房子，不新不旧，⊗卑地立在竹林里，⊗⊗，和原来的家其⊗很像，就是更空，更安静，更……海拔更高。也⊗空气更清新自由了。⊗也更多了，他⊗意地⊗着屋走着。白⊗在外面⊗⊗⊗个屋子仿佛横放的⊗⊗，中⊗是一道走廊相⊗，知道自己不必日日看到⊗，他松了一口气。不出半分⊗，他⊗就分配好了房⊗。⊗没再来打⊗他，吃⊗晚⊗洗漱之后，他便⊗上⊗下，⊗入无梦的安眠。

第二天，他⊗⊗于事情⊗生得如此水到渠成。他听到有人在敲大⊗，因⊗太空，走到⊗里都听得⊗。⊗方要找的是⊗主，他不是，于是在一旁百无聊⊗地听着⊗⊗。声音从不安⊗成焦急，再⊗成困惑，陌生男子不解地⊗：“少⊗没有⊗手机⊗？”他才⊗⊗⊗屋子里确⊗少了一些⊗代气息。没⊗多久，一⊗人来装固定⊗⊗。白⊗不由得走出了⊗个⊗⊗的地方。稍微⊗离一点屋子的地方⊗上被⊗意覆盖，⊗在是盛夏，森林里有一种反常的⊗凉。偶⊗听到相呼⊗的⊗⊗，却看不⊗任何生物。⊗得迷路也没有关系，他沉浸在自然的声色中。在阳光被完全⊗住的地方，他⊗⊗了⊗。⊗算穿上了男式的和服。他在⊗着什么⊗西。

“竹笋，”⊗仿佛知道他在一⊗⊗，“⊗在⊗有竹笋，真叫人吃⊗。”

“他⊗在找你，不回去⊗？”

⊗⊗⊗用小刀⊗着土，⊗：“学⊗帮我看看拔得了么？”白⊗去搭了把手，竹笋已⊗快成⊗竹子，不肯放弃自己的努力从土里降尊⊗⊗地出来。⊗⊗⊗里的地⊗本就高低不平，根再⊗⊗乱⊗，到⊗候竹林也是歪的，一点都不好看。白⊗⊗如果⊗么在意，就⊗⊗⊗⊗⊗那些人留下⊗⊗。⊗疲倦地回答：“那些人来一⊗就只⊗得⊗一⊗⊗西，来来回回地拿倒⊗得我特⊗麻⊗。”

白⊗⊗：“你⊗⊗他⊗？”

“没有，只是他都太笨了。”  
么明的人昨天住来的候也没缺了器。不服气地，因感好新，会管那个。白笑了，他已很久忘了怎么笑。

事真的不需要很多器，他的生活十分复古：白早上八点醒，十二点吃午，晚上八点睡。随便什么候醒，不怎么吃，半夜出去散步。一周固定打次，接，一通是来送的，一通是家里人候的。他几乎与人隔了。就算与人隔，他的关系也没得更好。走廊社交的隔离异乎常地有用。一个月，有人送魔籍和工具上来他解。白几乎疑是一个阴，因他的身体先于他的思考把拿了起来，直得上求知若渴。他有手的天，手的意思不但是打架。装好的玩意又拿了下去，有人在那表示意。微笑了：“是黑桐打的，他一直得你可以恢复社会生活。”

“黑桐了？”

“了。我了，我以学是那种会成人的型。”  
不用他，白也知道自己的金色恢复成黑色。返祖已奇怪了，果能退回返祖象，一百八十度弯，毫不知耻地回到正常，仿佛一切都没生。白摸着自己的：“好恐怖。”：“没什么的，我猜是适力的果，学很害。”不知不，白竟然很。和是不是被幽禁在山上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一个活的少年，而且常思比快。送来的魔工具越来越，白可以从早上琢磨到天黑。他偶拿去醒着的掌眼，高起来（不乱的情况下）能提出多有用的意。

某日晚上，白做了一个梦。个梦按道理无比，但可能由于已入秋，气跟着般的好。他仿佛站在水井旁向里面望，但是井里不是水，而是沸的岩。其中有个荒耶。荒耶像者里的机器人一泡在他自己的熔里，着他：“我不能再忍受和人一起生活。他愚蠢、残忍、婪、嫉妒。他每次都会反覆犯下与去一的。你把我拯救出来，我上清而醒的生活。不然，我也将把你拖岩中。”他听自己的声音是个女声，：“好啊。”一而下，荒耶身首分离。梦就醒了。他相信是人的梦，因白天正好他和起一些去的事情。他心中着一种不明所以的焦急走出了房，即使知道大概率不在。不正是幸是不幸，今晚没有月光，因此他被坐在走廊上的了一。

在外面在下雨。白才意识到他自己已汗流背。他打开了灯，全身已被淋湿，像是从水中出一般。把剩的居照好，白比平稍憔悴一些。他和起梦的事。：“荒耶是？那个女人是？”上带着一种天真的神气。白回答，荒耶是他以前小公寓的物，那个女人是拆迁的。听了也笑起来，一裁到在地板上，上便睡着了。第二天，白到了久的黑桐。他仿佛矮了一点，胖了一点，是幸福即将降在他身上的征兆。听到他和式婚的消息，白由衷替他祝福。黑桐：“一点只是着凉，不妨事的，”又：“怎好学和我礼物。”但却表得很高。黑桐性格是同，温和而仁。如果白不，那么黑桐可以算是一种人尽，和他在日里写的一。

到月亮出来了才醒，以至于看起来像月下透明的幽灵。白把一些事告他，他沉默了一会儿，：“你式是怎么看的？”  
白微异：“就算是我的意也需要听？”  
：“了也没事。”  
白：“是一位富有正感的女士，差点把我大卸八。”  
笑了，：“也好。”他今晚没打算出散步。白站了起来，正待回房，突然看到上竹影斑。他站在窗凝神静听，感能听到松涛。白回：“地方倒是很雅。”  
：“我就是受不了晚上些静才要出的。”白哦了一声，看他把被子掖好，像个不能瞑目的木乃伊一看着天花板呆。白代替他出去了。夜里的山他来并不算静。夜里的城市然，但是了某个点之后，就像死了一般沉睡着，夜里漫步的人得明天会醒来的城市尤可憎。山不会。多少生命在夜幕的低垂下舒展着身躯，交着生死。  
在富有生命力的静寂中，他路了竹笋之地。里残留着一的好奇心打自然的痕迹。他看着一座无人知的，并没有任何死亡的墓。

白想到一些神的，气氛上和他心情有点相称。也可以是在一个世界生活了一段，那么这种也和死后复活很相像。金碧的房屋、眼冒光的妖、五光十色的宝物、垂怜路人的天女。桃源般的望。一都不沾。想到里，他不禁笑了一下。路就在眼前了。

## 12 attemper

私刑他很在行，但是白里没有显得痛苦。等他醒来，他奇地他的条下臂以及条小腿都不了。切面非常光滑。没有幻肢痛，仿佛那些肉体一开始就不曾存在。我成狗了。白里以狗的存在方式被介。

是一个非常灵活，快，跳的尸体。句的意思是，他一天有十二个小非常灵活，快，跳，剩下十二个小是尸体。他和他原来的一半是一体，切开的候心不在他的一，能活，真是一个奇迹。白自己没有那个面，不定他能看到眼看到整理自己的内。的身体是一个抽。当他陷入生理性的昏迷中，他像被收身体个抽中。白在床呆着，等待主人十二小后的醒来。

在他不知道自己个姿是坐着，蹲着是坐着。在最开始，他照样子，自己比原来的身体小了起三分之一，不直立的意不到。他新身体很自豪，人一子都占用那么多空，才会得空很。他，得抬看人很累。他一向是最温柔的，他在他属于人的眼上一划，便免除了他在世界上的一种最大的苦役。从此，他得心明眼亮。他求耳、鼻子、舌也需要，将它取走。他有求必。他再也不需要多余的西了，是在就是他的一切。

物在世上，只需要吃、睡、排泄。人是不幸的物，所以需要思考。在梦里想什么，他用物的心就能明白。的梦里没有死亡，没有食物，没有性交，只有一些成性物，一些烟，一些幻想，所以他不健康。无论如何，他全身全灵地喜悦着，种喜悦有宗教性。彼刻要用物才能到的境地，他二十四小时都在。可怜的需要在梦里找。不很快他就会醒来了，他会他开心的。

毫无疑问，在被分离的候就携了巨大的痛苦。种巨大的痛苦因失去了肉体的依托得可有可无，但依然固地存在，无法像感情一样，像上的容易被清除。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男人都不是。他没有心，他的心属于人。听上去十分浪漫，于是陷入一种随狂的无明中。此，他遇了白。是一个多么丑陋的玩具呀！马上就喜上了个西。

命从他那里拿走了很多西，把一人似的野送了他做。他从此再也不缺心灵了，而且是一永不知道足，于受苦的心灵。他鞭打个西，只是偶，在白出他不想听的；白用没有舌、没有喉、没有声音的嘴，没有心灵的人是最高的。他不想听的称。他从白，把白拉去狗交配，白知道他性上的不足，便努力取悦他。在五月的暖中，狗的叫声和世界融为一体。

在开始养白之后，接触世界得不那么令人狂了。之前，他是梦到溺水，醒来就真的有半身体仿佛在水中腐。他出一种持的尖叫，直到他被白拽下床止。个梦是源于本来位于心的空洞造成的，他在把个野填回去。白知道他所知道的，想他所想的，于是他跳了原来是荷花池的泥中，的病就被治好了。在他是个家里最健康的人。

在，他醒了，以一种体面而慎的方式。他看到白在地上慢地走来走去。即使是野，也有自己休息的方式。已不得白的原来是什么子，因上面有划、割、刺、。他得真。那么，去散散步吧！在心里想，白回过来，走到他身。今夜的月光想必是和以前十年、以后十年一模一。一看着野的，一在心里悄悄地嫉妒起来。

## 13 | Pray To Stop My… ?

白▣里▣在五天前离世了。死因是不明病毒引起的高▣。▣是不明，在▣里的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相比白▣罪▣的一生，他▣前受的苦太少太▣了。▣医生来▣，▣个病人在十天前因▣呼吸急促、不能吞咽、全身▣被送到医院，▣陷入了▣妄。他▣不得已，用▣▣的▣束▣把病人▣在病床上。病人被▣制沉默，不吃不喝地▣了五天，生命便告停止。

白▣里▣没有▣活着的家属，▣然▣所是▣家族附属的，但黑桐▣是好心地掏了▣出来，▣付▣葬▣。那么，他的尸体▣怎么▣呢？

医▣物，▣式▣。很▣理解▣什么▣会来▣里下▣最后判决，或▣是因▣▣▣也来了。▣没有▣任何▣，只是凝▣着旁▣大大小小的▣瓶。他的目光在狭窄的停尸▣逡巡。▣里只有刺鼻的福▣林味道。

出▣之后依旧没有言▣。最后是式开口了，▣：“你是▣为什么不▣意？”

像▣天气一▣，起其他事情：“你知道他被宣布没救了的那天，我也来了。”

“你完全没必要来。他害你害得▣不▣？”

“即使▣，我也来了。他▣我▣，非常感▣我帮他▣了愿望。所以他也会▣我的愿望。式，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愿望。你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

式的手与他相▣。他▣手▣手▣路。正好在▣灯▣前抵▣，目送身后的▣灯和▣流。式低下▣了一口气，▣：“你的眼光不是一般的差▣。”

（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一个被▣在病床上的人已▣完全失去了人形。我不知道自己▣什么会在▣里，▣很危▣，但是▣我来▣，危▣就是一种自由。我漫无目的地任凭思▣膨▣。）

病床上的学▣似乎▣了引起我的注意使▣地拍打着束▣。如果他是一▣▣的心▣，那么▣个心▣就是在垂死▣扎地跳▣着。活力一一回光返照。我决定怜▣，走上前去。学▣的眼睛失去了光▣，像雨天留下的坑中的油膜。他本▣看不▣我，但他却独自笑了。我只▣人不▣出声音地哭，却从没有▣人不▣出声音地笑。他的喉▣上下活▣着，▣：“我▣得你，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会帮助你，就像以前你帮助我一▣。我不想要死人的承▣，因此我走了出来。也▣我在离开之前▣▣清楚。）

按照家主的吩咐——在家主是▣式了一——利拿到了▣内▣。火化的人歉意地▣，自从他▣走后就开始焚▣，能▣救出来的就▣些。▣也算略通人体▣造，但也▣在看不出▣是什么器官。▣回▣完全出自意料之外，他自己也不明白死人神秘的▣言▣他▣力有▣么大。他把内▣装▣全都是冰的箱子里，易▣走了。式▣他▣，个箱子里的冰可以保▣七天不融化。意思是你可以度一个七天的假吧，去▣去▣。黑桐▣追着塞▣他一些指▣、手套，手机、▣，簿，防他万一行差踏▣，留下犯罪的些▣蛛▣迹。▣个人真是登▣。走到最近的火▣站，是▣三天来回的，他就▣。票上的地名他不▣，在▣之前，他的世界只有▣布子市那么大。于是，他有了一些秋游的心情。

在小小的包▣内醒来。火▣算不上豪▣，但是一等座把▣数不多的客人▣礼貌地划分开来，▣很好，至少不会有追▣他的手提箱里是什么。他▣往右看，似乎是一家人的男女▣在▣，▣的内容有喜怒哀▣不等。玻璃隔▣了内外的空气，他不能像听到学▣没▣出的▣一▣听▣人的心声。即使他▣的表情像油画一▣蜿蜒，丰富。

向左看，窗外已▣入薄暮。黯淡的水色▣罩在大地上，秋阳的金▣像被刺破了一般慢慢从天空中渗出。不合▣宜地，他想起白▣里▣的眼睛也是▣种▣色。他把手提箱从身▣去▣面的座位，手提箱怎么看都是皮▣，只有冰凉而▣硬的手感▣明了它是一个魔▣道具。列▣里的灯次第亮起，看到民居▣掠而▣，不禁在想：如果里面的住民偶▣把目光投向▣，那么▣条▣光的▣虫奔跑得多快！他没有开灯，想象只是自己在田野中▣，想象如水的秋▣是如何▣摩他的全身。夜中，温度降了下来，虽然不▣得冷，但是口中却呼出了白气。原来他是忘了打开空▣了。万▣俱寂中，只有▣面的手提箱随着列▣的▣发出▣微的声▣。他一点一点看着白▣▣弥漫上冰凉的玻璃。鬼使神差地，他在▣上一▣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个仿佛借来的名字在一分▣之后消失殆尽。

很快从▣上跳下。他看了几个小▣的▣景之后就已▣疲▣了。他不明白自己要追▣的是什么了，所有的▣景都一成不▣：山，水，在▣的天地之▣，是路和人。▣里面没有他的位置，他▣然需要一个答案，但是他自身的行▣已▣成一个▣他自己都疑惑的▣。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身▣何方、▣在几▣。但是他生性▣，所以他把所有地方都当成一个全新的第二天的▣布子市。▣里就是他的家啊。

在他的新家里找到了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里看起来▣有些温泉▣情，向老板▣后，得知▣里也有很多适合▣的地方，也可以▣叶。▣被▣到要不要替您寄存的▣候才恍然意▣到，原来他来▣里是▣了▣找替白▣抛尸的地方。那么，▣里很好。▣吃了内▣也不会▣成▣吃的▣，花也不会因▣下面埋着尸体开得更▣。

曾几何▣，他▣了确▣自己的存在，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拉着▣人一起，新潮的▣法叫▣会。▣在

他拉着学的内街，有些滑稽，他不禁笑了出来。天空被白色和白色分半，云像静止的浪潮一般。只有凝神去看，才会它在高速移。路的非常，下已是全金黄色了，却有些。一吹，金色的叶子而落，有人智者看到花开叶落就能悟道，但是用眼睛去看，只能瘠地得很美。他得自己很快，上要式信息：我下次要出玩！

看到了很多不同种的叶子。有大而卷的，有而平的，大家就算被吹落在地上也不会停止舞蹈。有一片叶打着旋到他眼前，叶的子真像雪花呀。他伸手去接，叶被他袖一，落了水里。看上去像一条活水道。顺着水道散步，路太多人的脖子，人看着笑着，向前走着。那些叶擦着他他的脖子落。安定下来，心想，些人曾都能成我的一部分。越走越，慢慢地，离开了他。

独自步入水。水不知何有一艘非常破旧的船，的靴子在木板上嘎作。要喂，却一条都看不。密密麻麻的芦比他高。如果他会划船或者通水性，想必能到更荒凉、更美的景色。可是他得就走了。里一只都没有，又感到一种深沉的、无人的寂静。就是死，他于有了感。水既不，也不清澈，他一低，水面上就微微泛起漪。他把手提箱浸入水中，冒出一串泡泡，像在和他告。

回去的路上，的心情郁闷。他想到白死前和他。之前他并不需要的东西，而在在他索要酬。学到底想告诉他什么呢？他真希望再在那片静的睡眠里待一会。

回去的路上得有些。只从人的耳里听到了些起火的消息，好像是什么地方路老化，又好像听到的西失窃——没其中的关。他只是一味地赶路，直到浪使他停步。得，他在里吃午饭，至于吃了什么，他是一点也不得了。火舌高高地围着房，来无数木扭曲的声音。他心中的道德起了作用，也幸好里有很多温泉，突如其来火没有肆虐就已熄。看着烟和零散的火星，以及天的赤色的晚霞，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什么。首先，如果手提箱真的是装了冰的魔道具，里来的空气？

奔回温泉旅。老板一困惑地他确是看到您着之前的箱子出去了。不可能，他从来没有放开那个手提箱。那么就真的只有一个地方。愕然了。

火灾已拉起了封条，以前和警察打交道，表明自己似乎落了一个重要的盒子在里。他慎地避开了手提箱的表述，因在面同一个上班族在焦急地向警察他失窃的公文包。很快，勘的警察出来了：只有厨具和食材被丢了，从没什么公文包。盒子也没。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个盒子，正在的候，警察以他是心度，把他到已清理好的——指点。丢了魔盒子，它的皮已和沙一起化了。可是，里面的西却不翼而飞了。是的，他可以得出是餐的宣告，里是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木片。但是学呢？

急急地回到之前的水。他眼看那个上班族的公文包。他一想要物原主的意思也没有。他无法否，也是魔盒子有内容保功能——想象在火焰中，已半腐的内出来的景，他有点毛骨悚然。不，不可能。他突然想起式和他一个打不开的。那么就是房梁把箱子整个碎了，血和碎肉一瞬被高温气化了。也不可能，他没箱子的碎片，一切都是慢慢融化在火焰里的。所以。

微笑了。也微笑来得太。